



詩語背後

大雁頂秋色

麗日相邀又上山 上山卻往下山看
群峰疊翠雲霧外 百嶼變波大海間
一縷嵐煙方裊裊 半空霞彩已翩翩
飛舟不忍辭歸客 月到中秋大亞灣

此刻，我又站在了大雁頂上。高風爽意劈空而來，視野遠闊，縷縷嵐霧使赤裸裸的陽光漫出幾分溫柔。極目七娘山，諸峰巍峨綿延，雲舒雲卷。鳥瞰大亞灣，白浪青波，飛舟如練，演繹着海天一色的浪漫。

如果有一座山，能讓你一登再登，連續兩天在同一條山路上往返，不僅不覺枯燥，反而收穫不一樣的感動，那就是秋天的大雁頂。大雁頂地處大鵬半島東南部，海拔約800米，為七娘山脈第二高峰。這高度在內陸地區並不顯眼，在海邊卻有一種拔地而起直衝雲霄的感覺。

大雁頂率七娘山諸峰，四面環海而以狹長山脊與陸地相連，如鯢鵬展翅，翱翔於南海之濱。深圳作為古火山運動遺蹟上的濱海城市，氣候溫暖濕潤，碧海、藍天、青山、綠樹，都不稀奇。但像大雁頂這樣匯集諸般山海風光於一體，把山形海韻演繹到極致者，還是比較罕見的。而其廣納南海暖濕氣流，依山而上形成雲霧，或淡如煙，或濃如蓋，瞬息萬變，繚繞於山巒溝壑之間，亦是一絕。

我們第一天上山，遇到的就是濃霧天氣。山腳下還不覺得，天有些陰，潮濕悶熱，陽光透過雲層，遠海近山雖然不是很清晰，但能看出大體輪廓。到了半山，只見濃霧夾着細雨，鋪天蓋地而來，不多時便被籠罩在茫茫雨霧之中，分不清東南西北了。視力所及不過十餘米，走到蔭深處，竟有些嚇人。山頂也是濃霧，近旁有茅草隨風起伏，遠處則白茫茫一片，不知道哪邊是山，哪邊是海。

大雁頂頂峰上有一塊木質標示牌，我們在牌前流連着不肯離去。兩個巡山的工作人員走過來，說天氣不好，恐有雷電，請我們盡快下山。大家只好作罷，自我解嘲道，也許像大雁頂這樣號稱深圳第一山海美景，不是一次登臨就能讓你看到全貌的。

下山途中，遇上陣雨，霧卻有些消散的跡象。到得山腳，雨歇雲開，夕陽餘暉下的海

灘，一片熱鬧景象。要不是回頭看見雲遮霧罩的山峰在天邊若隱若現，此伏彼起，恐怕早已忘記剛剛還置身濃霧的感覺。

入夜，天越發地晴得乾淨了。適逢中秋，南國海天月色毫不吝惜地展示出它的靚麗和嫵媚來。奇形的雲朵，在黛藍的天空飄浮着。月亮先是躲在雲後，把雲塊鑲上一層金邊，繼而跳出雲團，孤懸夜空，清輝如洩。不知不覺，雲的光邊從金色變成了銀色，隱隱透出清涼，萬籟聲寧，千峰默然。憶及白天山上所見，對照眼前粼粼波光，海風輕拂，數為仙境：

期期訪七娘	自許是檀郎
南國秋風起	東洲大雁翔
陰深浮紫氣	霧重入仙鄉
卻道蟬娟好	邀來就社康

這便有了第二天的故事。由於雨後放晴，旭日朗照，晨空明亮如洗，七娘山諸峰逶迤裸呈，彷彿觸手可及。我們原計劃是去登大筆架山的，卻因突然而來的颶日晴空改了主意：再登大雁頂，讓今天的秀色與昨天的霧雲兩相對比，從而把這可遇不可求的山海大觀存於記憶之中。重複昨日路線，但感覺大不同了。登大雁頂通常從鹿咀起步，沿鹿雁科考線上行，途經多處觀景平台，或南北東西，或上下左右，交替觀賞各色景致，在山、水、島、灣轉換中直達山頂。鹿咀是大鵬半島伸向海心的一個小半島，由於颱風沖毀了前往鹿咀的公路，我們只得坐快艇前往，在一個遍布嶙峋怪石的小碼頭下船，穿過沙灘到鹿雁科考線起點，先行一段彎曲的緩坡路，再拾級而上。大雁頂的石階不如七娘山陡峭，但路程更長，一路上去還是頗費體力的。

大雁頂俏立於大鵬半島東頭，由此西望，七娘山脈呈現百態千姿：峰巒溝壑綿延起伏，岩石溪瀑獨具形勝，豐茂的植被和動物資源，變幻莫測的雲層、嵐霧、霞暉……七娘山脈是一個比較大的山群，自西而東，由新大、高嶺、東涌、鹿咀四個片區組成。有名的山峰除七娘山、大雁頂外，還有老虎座、三角山、川螺石、雷打公石、羊公禿、雞公禿、高嶺、東風



●登臨大雁頂。山海大觀盡覽，有展翅如飛的衝動。 作者供图

嶺等十餘座。林森森，草萋萋，霧靄靄，水潺潺，置身其間，讓人留連忘返。聽資深獵友講，如果不做好充分準備貿然進入，是很容易迷路的。

西則綿延，東則遼闊。大雁頂山景秀麗，水景更具特色。在七娘山脈東延半島上，有一個低矮的小山頭，名「海柴角」，為深圳陸地最東端，因而是這座濱海城市最早看到太陽的地方。麗日霞輝下，海柴角如一首巨輪駛向大海，劈波斬浪。由海柴角往南，是煙波浩渺的南中國海，往北則進入大亞灣主體水域。大亞灣三面環山，北枕鐵爐障山脈，半島半島和大鵬半島東西分峙，如張開的巨臂，擁抱着這一灣碧水。整個海灣底部地貌平緩，平均水深11米，由北至南分布着港口列島、中央列島、辣甲列島三大島群，百嶼變波，天海相接。

海灣西南部有大鵬灣，為深入大鵬半島的小內灣，因灣口的大、小辣甲等島嶼阻擋了來自南海的風浪，成為天然良港。浪騎遊艇會、大鵬遊艇會、七星灣遊艇會等海上娛樂設施，畫龍點睛般妝點着一灣無敵海景。鹿咀附近海域，則分布着各種形狀的斷崖，崖底有潮水悄然漲退，海面上點綴着或大或小的礁石，象形生動，如立似臥，在黃昏時節柔和的陽光映襯下特別有層次感。同時，霞光將天空染上暖色調，層層疊疊，惟美而夢幻。不少攝影發燒友把這裏當作拍照、攝像的勝地，經常有人來拍婚紗照或廣告片。難怪周星馳拍攝《美人魚》，要選這裏作主要外景地。

美不勝收的山色水韻，因為嵐霧纏綿而平添動感。晴朗天氣裏的「雲霧」，與陰雨天的「水霧」，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格調。昨天我們在雨霧中穿行，感覺像是被濃霧吞噬了。今天卻是雲霧在身邊飄然環繞，有一種騰雲駕霧的感覺。在人與霧的互動中，水霧讓人歸於霧，無助而壓抑；雲霧讓霧歸於人，輕盈而瀟灑。

當我們坐上返程的快艇，但見落霞孤鶩，秋水長天，一輪中秋月從海面冉冉而起，不捨之情油然而生……

字裏行間

●黃仲鳴

史景遷說的故事

20年前，一口氣看完了史景遷的《王氏之死》，甚「驚艷」；其後再看了他的《康熙》，便覺他的漢名起得一點不錯。史景遷是英國人，Jonathan D. Spence，他在耶魯大學研讀歷史學博士學位時，是中國史前輩房兆楹給他起的，寓意顯明，是期望他在史學研究上，以司馬遷為師。其後證明，史景遷的「出格」，相信司馬遷翻生，都驚嘆莫名也。

日前，在書坊偶睹《王氏之死》翻生，2011年3月的二版三刷。譯者李孝愷，校譯者李孝悌。兩兄弟乎？

當年之「驚艷」，是史景遷用小說筆法來寫歷史，使我眼界大開；再反思《史記》，不是大用小說技巧嗎！王氏，是十七世紀清初山東鄭城人。那時的天下，尤其是山東一帶，地震、旱澇、蝗災、土匪肆虐、清兵蠻橫掃蕩，真正應上了「民不聊生」四字。那時的地方志，記載了不少節婦烈女的「光榮事件」。史景遷卻書寫了一位失節婦女的故事。

史景遷以《鄭城縣志》、縣官黃六鴻的《福惠全書》，和蒲松齡的《聊



●史景遷的小故事大歷史。

作者供图

齋志異》作為史料，探討了清初小老百姓的生活環境、狀況，描述了王氏與一貧如洗的丈夫困迫日子。相信她忍無可忍，突與另一男人私奔。但發覺奔也無路可奔，迫不得已返回夫家。慘劇就此發生，憤怒的丈夫演出殺妻一幕，史景遷這麼寫：「當任（其夫）的雙手緊緊掐着王氏的脖子時，她從床上彈了起來，但掙不掉任的手。他的雙手緊緊掐在她喉嚨上，並且用力跪在她肚子上，壓住不讓她動。她的雙腿奮力踢打，把睡墊都踢成稀爛，她的內臟也裂開了，她的雙腳把墊子下面的稻草也蹬爛了，但他一直不鬆手。王氏死時，鄰居們沒有一個聽到一點異聲。」

如此鉅細描繪，是史景遷的虛構乎？想像乎？非也，史景遷所根據的是黃六鴻驗屍報告，見諸《福惠全書》。又如：「王氏脫掉外套、褲子和笨重的鞋子。她在小腿上穿上了一雙磨損的軟底紅布睡鞋。她的夾衫是藍的，還有一件白單褲。她把這些衣服放在草席上……」

這些「小資料」，都來自《福惠全書》。將簡單的殺妻案，描述得如此生動，正是史景遷運用史料之妙；當中，還剪裁了蒲松齡的夢幻文字，加插在行文中，令故事更感染讀者。結局是，任是家中獨苗，他殺的是失節的妻子，官判無罪。由這宗命案，不是悲一個家庭的破滅，而是悲一個時代的慘況。此即「大歷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余英時說：「史景遷的著作必須劃入《史記》的類別之內，是無可爭議的。」此言旨哉。

此書的封面，是個女性木偶，有線牽扯，這正象徵了女性無可逃避的悲劇命運。當然，王氏的失節，她的死，是自取其咎？歷史並非道德審判，史景遷留給讀者的是：一個深層次的思考。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悼李小龍：東亞病夫，中國人不是病夫；「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當你扔一塊石頭到水中，水面會掀起浪花。有人就用以下語來比喻一句話或一細微行動已足以引起強烈的反響：

一石激起千層浪／一言激起千層浪

1972年李小龍主演的《精武門》在香港上映，當中安插了一幕日本人恥笑中國人是「東亞病夫」的情節。情節末段的一句對白「中國人不是病夫」正正是「一言激起千層浪」的最佳例證——此語一出，戲院中不少人站立，握拳叫好；不站立者則鼓掌支持，整間戲院完全被那熱血沸騰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所覆蓋。這股情緒隨後席捲全球華人社會，影響可謂深遠。話說回來，當其時無疑是有史以來「香港人」處於對於其「中國人身份認同」的「最高點」。

值得一提，此片首映時是「國語片」，觀眾聽到該情節的對白是：

精武館的人絕不是病夫

可字幕打出的是：

中國人不是病夫

李小龍離世後，電影公司先後推出其遺作的「粵語版」，觀眾聽到該情節的對白已與字幕一致——同為「中國人不是病夫」。筆者翻閱該情節中的錄像，細心觀察李小龍的口形，猛然發現他正是說「中國人……」，足證片商當年只是對誤點作出「更正」而不是因應全球華人再度燃起的「中國民族主義」而來個順水推舟的。

除上述情節外，片中還安插了中外至今仍具爭議性的一幕：

李小龍欲進入一個上海法租界內的公園之際，遭守門者攔阻，示意掛於入口的告示牌註明了：

NO DOGS AND CHINESE ALLOWED
狗與華人不得入內

就在此時，一名洋婦拖帶着小孩進入公園，守門者並無採取行動。李小龍就此問個究竟，守門者斷言洋人不在此限。剛巧有幾名穿和服的日本男女結伴入園；其中一人見狀趨前以鄙視的口吻向李小龍說，如他願意趴着狗，便可以用「日本人的狗」的身份一同入內。李小龍聽得冒火三文，在沒有警告下便把這幾名東洋漢打得落花流水，最後還凌空把那個他視為對中國人極端侮辱的告示牌踢至粉碎……

如斯一幕再度掀起觀眾的激昂情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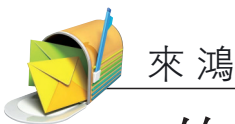
對於以上情節中具侮辱華人成分的告示牌，其存在性成了近代國內外其中一個最具爭議的課題。一方（多為中方）舉出有不少知名人士，如作家周作人、北大教授楊昌濟、革命家孫中山等不約而同曾在其文章、日記、記憶中「確認」了其存在性；且有指「上海歷史博物館」曾展示類似的告示牌。還不只，近年有外國紀錄片公開了日本和前蘇聯攝影師昔日分別於澳門和上海拍得的「罪證」。反駁一方（多為西方）則提出「上海議事廳」（Council Room, Shanghai）對「公眾及保留公園（1917）」（Public And Reserved Gardens）發出的入園守則作為推翻其存在性的理據，以下是兩條相關條款（原文為英文）：

1. The Gardens are reserved for the Foreign Community.（公園保留作外國人社群使用）

4. Dogs and bicycles are not admitted.（狗與單車不得入內）

公園屬上海法租界的管轄範圍，致使只供外國人使用的不合理情況變得合理化。公道點，所發守則確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之意，但無明言，可以下的論點在「辯論」時也須納入：其一、在上海法租界居住的外國人多居於大宅，入口多會掛上，如寫上「私家重地，閒人免進」的告示牌。當然我們也不排除有人會寫得「白」一點，一如插圖中日、蘇聯攝影師所拍得的模樣。其二、在法租界活動的洋人多看不起當時勢弱的中國人，所以那會理會告示牌上的描述有否含侮辱性。其三、相類告示牌在西方國家的殖民地區內也相當普遍，如英國殖民地印度就有些歐洲人會所的入口掛上了寫上如下內容的告示牌：Dogs and Indians not allowed.（狗與印度人不得入內）

如此看來，有人目睹這類侮辱性字眼不足為奇，且博物館所展示的那一塊也有可能屬於此類。



來鴻

你的身後是燦爛盛開的金菊

●吳建芳

10月13日，颱風聲聲淒厲，下午4點多驚悉江迅大哥噩耗，淚如泉湧。不似信不願信，那個長髮飄飄生氣勃勃幽默有趣清傲講究永遠在忙碌的江大哥怎可不辭而別？上月11日還為我們講座「在黑夜中點燈」，相約17號周日參加關帝祭秋祭儀式，還問我地址要寄台灣金門對腿鞘炎有用的藥水……近6點發了9張照片，寫下：懷念你的情懷、風骨、情義。朋友圈哀思如潮。

徹夜難眠，寫機構給家屬的唁電，與你交往點點滴滴鮮活放映。不記得相識何時，應該是我2005年到港工作不久。因參與你嘔心瀝血主導的香港書展品牌「名作家講座」而相交密切。今年之前多年的夏季火熱書香節，受你之邀主持喜愛的名作家講座，共同策劃舉辦文化沙龍，都是我的讀書時考試日，亢奮地穿梭在激情的文學青年時代。

2017年邀請你參加新聞界一帶一路中亞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採訪，你卻僅到哈薩克斯坦就飛夜機回港工作。在哈薩克斯坦顛簸的山道上年輕

人都昏昏欲睡，你卻一直在電腦上趕寫《亞洲週刊》封面故事，還向我抱怨行程沒到艱苦地方新聞性不強；去我們扶貧的四川南江崎嶇盤山路上也在奮筆疾書。夫人說你太不愛惜自己，每天寫稿到深夜只睡4個小時。你已功成名就，家庭幸福，為何如此燃燒自己？

新聞文化生涯近50年，筆下大多是時代風雲，微信中對身邊人與事的記錄流露你的真性情。印象最深的是你悼念朋友去世及忌日懷念，小同事結婚的喜悅，離去的不捨、離單身在港同事來家過節的溫暖，請離職一年的報社清潔工阿姨午茶，用了不少筆墨寫她「感恩有她的關照，她離職前一天，還送我一蘋果一橘子一盒蛋。我那本新書《浮世碎筆》寫到她。好人總是為別人着想」，是的，好人總是為別人着想。

你寫過「友情是燈，愈撥愈亮，友情是河，愈流愈深」。翻看7號和你最後的對話，談到江湖話題，「我要朋友不要江湖」竟成與你相識的絕筆。此刻剛過辛丑重陽，四海皆是友

人延綿不絕的哀傷紀念，報社大篇幅為你離世前飽受折磨「討公道，正醫德，匡世風」。收到你的小同事微信：建芳姐，這一期的周刊今天寄給您了，是老師的最後一期。符號「眼淚」、「眼淚」。凝視衛平發來異國他鄉的街頭我們三人笑容燦爛的合影，你那頑皮晴朗的笑容正是我回憶中的模樣，你的身後是婉婉盛開的金菊。

點燈的你，一路光明！



●作者（右）與江迅（中）的合影。

作者供图

豆瓣閒話

膨脹的人心

●青絲

眾覺得自己也同樣能做到。信息傳播時代，不少人覺得那些看慣了的名人精英也很普通，看起來並不比自己優秀多少，他們取得的成就，自己也能。我曾看過一個話題，詢問人們最希望過的生活是怎樣的？很多人回答，想要像海明威那樣每天在加勒比海岸曬太陽、喝咖啡寫作——當今無數人迫切想要成功，又於自我想像中降低了達成目標的難度。

這不是說人擁有夢想就是錯的，而是不切實際的人心膨脹，會將人高高舉起，又重重摔下。如果一個人意識不到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以及概率和機遇在人生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會很容易壓制不住自以為是的衝動，將自己置於無法接受失敗的境地當中，屆時希望有多大，迎來的失望就會有多大。

歷史上有一個著名例子：明光宗朱常洛還在做太子時，徵集民女遴選太子妃，許多美女參與競逐。一個叫劉大姑的美女脫穎而出，經過多輪篩

選，與一對姐妹進入到了最後一輪選拔。

劉大姑自信必勝，沒承想，她卻未獲選用，朝廷賜金放還。劉大姑距未來皇后僅一步之遙，認為自己的人生已經不一樣了，世間俗子再無人能配得上她，於是不再嫁人，獨身以終——人心膨脹會讓人扭曲自我認知，執着於一些自己其實並沒有的東西，有時甚至會達到一種不可理喻的程度。

哈佛經濟學教授塞德希爾穆來納森在著作《稀缺》裏指出，人的認知和判斷力一旦出現偏差，會促成更多犯錯的機會，提高失誤的成本，並由此導致人格的不完善。為了爭奪資源，會不惜採用一些無理智的暴力傾軋或其他的負面行為。

換句話說，人心膨脹就像一個粗製濫造的梯子，攀爬得越高，最後墜落導致的傷害也越大。因為真實的生活如同鏡子，你怎樣對待每個細節，生活也就會怎樣反照對待你。